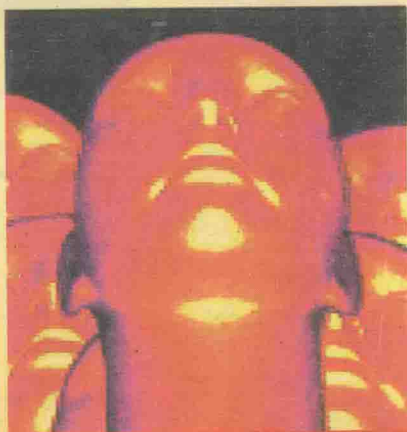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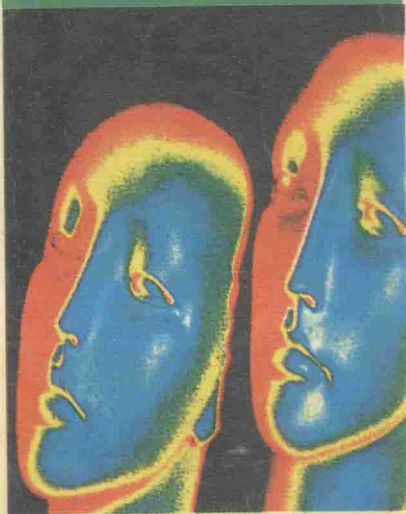


当代著名青年作家长篇系列

千万别把我当人



王朔

不同的人怀有不同的动机写小说。多数小说是不需要认真对待的。如果一定要问个为什么，只能使自己更摸不着头脑。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是有头脑的人，更无所谓殚精竭智、孜孜以求。首先明白这一点，大家才可以避免自我折磨。

我建议你把这篇东西看成一通胡扯。

千万别把我当

人
王朔



〔湘〕新登字002号

千万别把我当人

王朔 著

责任编辑：谢不周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插页：1

字数：165,000 印数：1—20,000

ISBN 7-5404-1029-9

I·825 定价：4.10元

白戴着眼镜的男人脸上，他的眼镜反着光使人几乎看不到他的眼睛。从他吐字飞快近乎剧烈咀嚼的嘴部动作看他是个容易激动的人。他就是中赛委秘书长赵航宇。

“关于中赛委秘书处的工作我讲四点。讲完请股东们提问，当面问，递条子也可以，我将一一作答。我回答不了的由秘书处的其他同志解答。首先我要说秘书处的班子是好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第二我要说秘书处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在这里我有几个数字要讲给大家听，从秘书处工作开始以来我们上上下下所有工作人员没吃过一顿安生饭没睡过一个安生觉。累计跑过的路相当于从北京横跨太平洋跑到圣佛朗西斯科。共计吃掉了七千多袋方便面，抽了一万四千多支烟，喝掉一百多公斤茶叶。帐目是清楚的一笔笔都有交代，没有一分现金是塞到自己腰包里的。第三可能有个别同志煮方便面时卧了几个荷包蛋，熬夜时除了喝茶还喝了些蜂王精，对这种超标准花钱的现象我们发现一个处理一个，决不手软。也欢迎同志们揭发。下面我谈谈我们秘书处近一段的工作情况，也就是最后一点。上次股东大会我们做出了寻找大梦拳传人的决议。会议一结束，我们立即派出了九路人马奔赴五湖四海。截止昨天午夜，九路人马已经回来了八路。这八路人马访遍了三山五岳，全部空手而归。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第九路了。这一路是由我们秘书处最精干的女将白度率领，出发前，我们也对她下了死命令，不找着大梦拳传人别回来见我！我相信白度同志的能力，只要人在，就是走遍天涯海角白度也能搜出他。但严峻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能不考虑大梦拳传人已经绝了后的问题。毕竟我们最后一次听到

大梦拳传人的消息是九十多年前，是在当时拍摄的义和团壮士被押赴刑场的照片上我们辨认出了大梦拳那时的掌门人。”

赵航宇从桌下举起一只黑皮包，打开，拿出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群衣衫褴褛的拳民在挟腰刀的巡捕押送下排队走向刑场。其中一个袒胸露怀辫子盘搭在脖子上的黑胖子头侧有一个小小的黑色箭头。

“这是我们的情报人员在巴黎卢浮宫翻拍下来的，图中箭头所指的汉子即是当时的大梦拳掌门人，姓氏籍贯一切无考。”

赵航宇把照片递给身边的人依次传看，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感兴趣地端详着照片上那个粗鲁的汉子。

“像个杀猪的是不是？”赵航宇点起一支烟，问正在看照片的一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金丝眼镜穿着西服的公司经理模样的瘦男人。“你得懂这个，真人不露相。”

“你们是怎么认定他就是大梦拳掌门人的？”瘦男人问。

“我们从四个渠道证实了这一点。”赵航宇掸掸烟灰慢条斯理地说。“首先我们查了清室档案，又翻阅了大量记载义和团在京津一带活动、战斗的外传野史。所有记载都表明在当年义和团闹得最厉害时天津静海曹福田手下有员大将善使大梦拳，借力制人，洋枪洋炮不能伤其毫发。打紫竹林租界和西什库教堂他都去了，杀死洋人无数。京津地区沦陷后有人还在高家村刘十九的队伍里见过他。后来，这位好汉在北京和大刀王五一同被擒，斩于菜市口。此其一。二，我们透过这张照片找到这张照片上领头的那个巡捕的后人，这个巡捕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畏罪自杀了，但在他家里我们找到了《大

梦拳谱》，据其后人现在天津市河东区小郭庄大街泰来里125号居民桂雷清讲，这拳谱是当年他先人处斩义和团俘虏时得来的，究竟是哪位不得而知。被俘的义和团拳民不报姓名，只口口声声：‘过二十年后又是条好汉’。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先人只参加过一次杀害义和团壮士的行动。还是被洋枪顶着去的，并被拍了下来。因而这拳谱必是照片上这队人里的。接下来我们又找到了拍摄这张照片的法国传教士波尔佩尔先生的后人，现在的法国驻华使馆随员小波尔佩尔先生。小波尔佩尔先生非常热情为我们开列了他祖父的朋友中那些到过中国的人的名单。最后我们在法国南部的图卢兹找到了仍然健在的前法军军士长拉杜，就是照片上站在队尾的那个穿军服的欧洲人。这老家伙已经一百多岁了，身子骨仍然硬朗，对上个世纪末远征中国的事情记忆犹新，当然他现在对中国人民已经非常友好了。拉杜先生知道我们的来意后，立即将箭头所指的汉子指给我们看，说他就是那个‘能改变子弹飞行方向的奇人’。据拉杜先生追述，他曾和大梦拳师打过交手仗，当时他们一排人瞄准他齐射但射出去的子弹竟全齐刷刷地掉头飞了回来当场死了一片洋兵，慌乱中他冲天放了一枪，没想到这枪倒把大梦拳师打个正着，于是他们蜂拥而上将他擒获，穿了锁骨捆起来。”其时部不感有错将，人博代出，幸楚人言“可惜，可惜。”一千人齐叹。下去新出堂是事书西意出“顺便说一句，拉杜先生对其年轻时的所作所为深感愧悔，再三要我们向中国人民转达他的歉意。”同一五王代大席散云“我有四点问题要问秘书长同志。”一个面色黧黑，模样儿精明的农民企业家冲赵航宇发话：“第一，既然大梦拳传人

有无尚难定论，我们是否还要继续劳民伤财地寻找？我国武林门类齐全，难道就无可与大梦拳媲美的拳种？阁下死操着大梦拳不松嘴莫非其中有什么私人关系？第二，既然洋人已和我国重修旧好，为世界和平计，我们是否一定要再启战端？第三，秘书处工作人员统统包圆才十余人，工作开始方一周便吃掉七千余袋方便面喝掉一百多公斤茶叶实在过于靡费，如此下去我等实难负担，即便断难再降低标准也应裁撤一些胃口过于好的烟瘾过于大的，我们毕竟不是招人来暴吃的。第四，你们去法国外调，为何不安排股东代表领队？”

“我来回答这位代表的提问。”赵航宇严肃地说。“也是四点。第一，我们并没准备吊死在大梦拳一棵树上。在寻找大梦拳传人的同时，我们也与大鹏拳、鹰爪猴拳等各派传人进行了联系，一旦证实大梦拳确已断根儿便请他们出山。另外关于我个人对大梦拳的兴趣纯系出于克敌制胜的考虑其中并无任何私人动机。大梦拳借力制人实乃我千年国粹出神入化之硕果，待会儿看过录相大家就知道了，若拼体力比凶猛我食草民族万难制胜食肉种族——我本人上溯十代均为书香门第。第二，老洋人是熨贴了，小洋人仍咄咄逼人。纵观当今世界，我等万事难与人争，打架再打不出个金牌，祖宗的脸就算让咱们这些不肖子孙丢尽了。”

“国家整个搞上去难。”主持人插话。“十亿人侍候出一个尖子还是可能的。叫我说，祖宗留下的招儿除了吃也就剩打架了。”

“我还没说完呢。”赵航宇不满地白了主持人一眼，对大家说。“不这么干不行了，这一百多年的恶气不找个人替咱们

出就出不来了。我是豁出去了，谁能帮咱出这气我把心窝子掏给他。你没听人外国人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一群中国人是窝虫。’”

“这是夸咱们呢。”

“我说你怎么回事？开头你讲话时我可一次没打断你。”

“对不起对不起，您接着说。”主持人抱歉地低眉含笑让赵航宇：“我只是有点激动。”

赵航宇亢奋地对大家说：“这说明外国人也了解咱中国人的厉害，所以咱们推出这个人能不慎重么？”

“我们都明白了，这意见我们已经听得很透彻了。”众人一起说，“说下一个问题吧。”

“下一个问题，既然这个人对我们如此之重要，我们为找这个人多吃几袋方便面又有什么了不起？别说吃你几袋方便面，跟你们说实话，我要把这话嚷嚷出去，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要钱。”

“我收回，我刚才说的那话收回。”农民企业家说，“吃吧，该吃，只要能吃出个道理来，吃多少我都不心疼。”

“我也就是那么一说，咱们也不能那么干。我这人也就是嘴上说点气话，真要把民脂民膏端到咱跟前，咱还真咽不下肚。”

“我们相信你。”大家抚慰赵航宇。“要不相信你我们敢把血汗钱交给你去使，眼儿都不带眨的？”

“不是，我就是听着这话难过、揪心。”赵航宇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透过眼镜片情真意切地望着农民企业家。“好事我什么时候忘过你们？你说去法国没叫上你们你真是冤枉了我。”

谁去了？谁也没去至今我也不知道法国国门朝哪边开。都是听说，中赛委法国分会的同胞传话回来。”

“算我没说，算我没说还不行？”农民企业家拉着赵航宇的手诚恳地说，“你还不了解我么？咱们多少年了？我就是一个粗人。”

“了解。”赵航宇轻轻拍着农民企业家的手背说，“我不是冲你，我不是生你的气，我是气我自个，这么点事我也办不利索。”

“你也别气了。”主持人说，“既然大家把话说开了，那也没事了。咱们还是抓紧进行会议的下一个议程吧，否则演出开始前就完不了啦。”

大家这才注意到后台已经进来了一些乐队人员和舞台工作人员，乐队的乐手们纷纷找了椅子坐下。开始调试乐器，全条幕两侧响起一片吱吱呀呀琴弦声，舞台工作人员也开始装景片，打开大灯往天幕上投射。天幕上忽而出现白羊遍地的草原，忽而出现高楼林立的城市。坐在舞台上开会的人都扭过头去看。主持人拍着手说：

“注意了注意了，咱还是认真开会，如果谁对演出有兴趣，会后可以留下来观看。现在进行下一个议程。”

主持人俯首对赵航宇说：“时间比较紧，我看会议休息时间是不是取消？我们一边看录像一边讨论第三个议题关于中赛委和秘书处更名一事？”

“可以。”赵航宇叫站在幕边的工作人员，“把机子架起来，准备播那盘录像。”

工作人员摆机器接电源的空档，赵航宇对大家说：

“通过前一阵的工作，我们发现中赛委和秘书处这两个机构的名称有一些问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便，有必要重新命名。”

“中赛委这名字不是可以么？”一个烫着卷花头个体户模样的年轻股东说。“听着挺‘砍’的。”

“问题就出在这里。”赵航宇说。“我们去印章社刻制公章没人敢接活儿，说中央的委员会到我们这儿刻章没有过，有明文规定国玺不能乱刻。怎么说都没用，非要大员的手谕。后来我们一琢磨，也是，这名称成官方了，容易引起误会，不好，咱别找麻烦。我想咱们这个机构还要突出民间色彩自发色彩。我们秘书处的同志想了几个名字，又都觉得不合适，譬如‘醒狮馆’、‘猛龙堂’。名字是很响亮，但没把咱那意思全表达出来，也容易被人当反动会道门取缔。这事还得麻烦大家动动脑子，取好名，要雅俗共赏，一听名就全扑上来。”

众人作沉思状。

“不好起。”农民企业家说，“起名最难了。”

“我想了个上半句，”公司经理说，“你们听听合适不合适，全国人民总动员……”

“好，有点意思。”赵航宇说。“总动员什么？”

“扶华灭洋。”公司经理说。

“不好不好。”主持人说，“过于直露，咱也不是要灭洋，咱只不过要和他们斗斗，一提灭洋问题就严重了，和咱们国策也冲突。”

“最好不要牵涉到政治问题。”赵航宇说，“少数民族、宗教以及还活着或亲属还活着的著名人物社会贤达都不要涉

及。咱们弄咱们的，跟他们不要有联系。”

“忠义救国？”农民企业家说。“全国人民总动员 忠义救国？”

“不好，”赵航宇斟酌了片刻严肃地说，“救什么国？救哪个国？国家很好嘛，蒸蒸日上，你这是危言耸听。记住，咱们是民间自娱，国家好了，老百姓吃饱了，才有这份闲心。你如此慷慨地出资认股难道不是因为你不但吃饱了还有很大的富余？”

“走向世界怎么样？”个体户说，“全国人民总动员走向世界委员会？”

“也不好，含糊。”主持人看着赵航宇的脸色说，“好像已经有有个什么二十一世纪委员会了。”

“我看这样吧。”赵航宇豁然开朗，微笑着对大家说，“既然咱们主题表达不清，索性不要它了，就叫全国人民总动员委员会，总动员什么不知道。含糊就含糊点，含糊有含糊的好处，一是别人不好判断你的好歹，二是含义丰富外延无限你说什么都能给归进来有利于团结各阶层人士。”

“还有悬念。”主持人笑嘻嘻地说，“这样好，我同意老赵的意见。”

众人一致表示同意，于是通过了“中外自由搏击擂台赛组织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民总动员委员会”的决议，简称“全总”。接着大家又一致通过撤消“中赛委”秘书处，重新组建“全总”主任团的决议。“全总”主任团是“全总”的常设机构，处理“全总”的一切日常事务。主任团将采取聘任制，设常任主任一人，非常任主任三十人至五十人，由常

任主任视工作需要聘任，主任团向股东代表大会负责。首届主任团常任主任由原中赛委秘书长赵航宇担任，大会一致以热烈的掌声予以通过。

“谢谢大家。”赵航宇点头向冲他鼓掌的各位股东代表致意。“我一定用百倍的热情投入工作以不辜负诸位的重托。下面请看录相。”

赵航宇点起一支烟和主持人起立退席。

“你不看吗？”个体户拧着脖子问他。

赵航宇摆摆手，“我看过了，不忍再看。”

架在会议桌一旁的电视闪了一下出现赛车疾驰的画面，接着是一群沿跑道奔跑的赛马，骑师们在马背上撅着屁股；然后画面突然中断，闪了一阵“雪花”，画面再次出现就是万众欢腾的拳击场，无数的男女在发狂地吼，挥舞着手。黑鸦鸦的人头之上聚光灯照耀下的拳击台上，一个足有四、五百磅重的留着金色络腮胡子的白种巨人两手攥拳，走向一个精瘦的同样两手握拳的在他面前跳来跳去的黄种汉子。黄汉子灵活地围着白汉子转圈，双手比划着各种将欲出拳的假动作就像一只猴子在虚张声势地恫吓一头步步逼进的狮子。黄汉子出击了，划着拳冷丁飞脚踢中白汉子的脖子，白汉子被踢得顿了一下，浓密胡须中的鲜红嘴唇咧开微笑继续逼向黄汉子。黄汉子连连飞脚踢向白汉子，白汉子的巨大头颅像拨浪鼓似地被踢得左右扭摆，但微笑始终挂在嘴边，他不时伸出粉红的舌头舔舔嘴唇，嘴唇和嘴周围的胡须灯光下闪闪发亮。黄汉子雨点般地对白汉子拳脚相加，台下观众的喊声一浪高过一浪，蓦地，喊声骤停，随即以一种更高的频率再次爆发，

拳击台上，黄汉子已经昏倒在地，刚才他吃了白汉子的一击重拳。白汉子高高举起肥硕的双臂向欢呼的群众致意。

拳击台上又上来一位黄汉子，无论身高还是体重都和白汉子不相上下，但过于迟钝，被白汉子连连击中，双手捂脸摇摇欲坠几乎被打傻了。终于，坚持了几回合后，像根截断的木桩轰然倒地。

白汉子连连痛击不同身高、体重的黄汉子，有个机灵的黄汉子攥住白汉子的一只手腕，拱背蹲身，意欲来个大背摔，但黄汉子上背后就抡不动了，被白汉子在背上猛搦一肘，跌倒放平。

白汉子举手向欢呼的观众致意。

白汉子缩小成为一个光点，消逝，屏幕变暗，电视关了。

赵航宇和主持人从幕后走了出来，圆桌旁的人一个个悲愤地望着他。舞台上一片静寂，连正在调弦的乐手们也停了下来。

“气人不气人？”赵航宇脸色严峻地望着桌旁的所有人。

“气死人了。”个体户难过地说。

农民企业家脸憋得猪肝一样：“这都什么时候了，他们还这么欺负中国人。”

舞台上的中国人包括那些乐手和舞台工作人员，一个个全都黯然神伤。

“这个毒打我们同胞的胖子是阿尔文·凯勒马戏团的大力士，我们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向他发出邀请，请他到中国旅游。”赵航宇严肃地说。“我们的计划是，只要他一踏上中国领土，就把他扣下，由我们的武士轮番上阵，跟他玩车轮战，

直到打瘫为止。为此我们准备牺牲一批武士。”

“不这样不行。”主持人解释，“你们也看到了，这个胖子也不是等闲之辈，我们要保证我方主将出马时稳操胜券。”

“你们的意思就是主将由大梦拳传人担当？”公司经理问。

“是的。”赵航宇说。“非大梦拳不能制胜。”

“我同意这样的安排。”公司经理掉脸对大家认真地说，“和这样强大的敌人作战，不能硬拼，只能智取。要形成围歼的局面我方力量必须十倍于敌同时要保持一只最硬的拳头在敌人最疲惫的时候打出。”

“就是这个意思。”赵航宇说，“诱敌深入，关门打狗。”

“你们能保证把他骗进来吗？”个体户说，“据我的经验，现在的人也不好骗着呐。”

“没有不来的道理。”赵航宇说，“他不知道咱们这么热情请他来干嘛，他还以为咱们好客呢，包在我身上，一切没有问题，成问题的只是钱。”

赵航宇温和地扫视大家，被他看到的人都低下头。

“不是我向诸位哭穷。”赵航宇说，“列位想呵，组织这么大的活动，又要接待外国人，咱礼数不能亏了。再有培训本国选手，主任团这些人也要吃要喝，哪处不得花钱？头两次募集的四万多块钱早花光了，昨儿起我们已经揭不开锅了。”

“不是我们不肯出钱。”公司经理说，“这种事关民族感情的事谁要舍不得出钱还不得叫人指着脊梁骨骂成汉奸？问题是这，既然是全民族的事就该全民族出血，你不能光指着我们几个派粮派捐，这民族也不是光我们几个的民族。搞光了我们几个倒无所谓，问题是这么吃一顿奔一顿不是事儿。我

也看出来了，往后这钱花起来更没个底，我们连筋带皮全剁了馅能蒸几屉包子？”

“说真格的，”农民企业家说，“出多少钱我倒不在乎，大不了就是这几年白干了，你们要看我能卖个好价钱把我卖了也成。条件也有一个，你们真得把事办成。”

“我保证。”

“保证什么？大梦拳传人你们不是还没找着？这位爷找不着，你就是把那个外国胖子骗来不也没招？咱可别干在家门口下好套儿再让人家给打了的事儿。那可现大了，十亿老爷们儿的脸可就真没地儿搁了。”

“咱可全指着他了。”个体户认真地说，“如果这人找不着，我看咱们最好也趁早收摊子，别瞎耽误工夫，认栽。”

“我保证，最迟后天让你们见着这大活人。”赵航宇说，“你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那咱们一手交人一手交钱。”个体户说。“反正不也就一两天的事么，你们先对付着，家吃两天。”

“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呀……”赵航宇急出一脑门子汗。

这时，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男人蹑手蹑脚走到主持人身边，低声说了两句。

主持人偏头对赵航宇说：“赵主任咱得快点了，人剧场经理催了，下面这场演出快到点了。”

“这就完这就完。”赵航宇低头看看腕上的手表，“这会怎么开了这么长时间？我把这两句话说完就完。不是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呀？我并没想让你们承担比赛的全部费用，只让你们赞助些开办费，又不是白要你们的，肉包子打狗。算你

们入的股，将来事业搞起来了，肯定还要盈利，不但本会还给你们，还能让你们赚上一笔。你想呵，今年夏天没有任何重大国际比赛，咱们这个肯定热门，加上比赛的性质，肯定全社会瞩目。不说门票这种小收入，光广告就能弄个满天飞。我们还有一些组织义卖募捐、发行奖券的大型计划，在全社会集资。那时各位拿回去的恐怕就不止拿出来的这区区小钱了。眼光要看得远一点，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

剧场里响起第一遍入场铃，一些吃着蛋卷冰淇淋的观众稀稀拉拉走进场，看到舞台上的人立刻就找了座位坐下，全神贯注地看起来。有的飞跑出去叫正在剧场休息室徜徉的同伴。

“咱真不能再耽误了，请各位赶快拿主意。”

“我们还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先少点，少点行不行？一人一百，让我们先过去今天。”

一个被女友飞跑着拉进剧场的小伙子一边吃着冰淇淋一边大声诧异地说：

“不对呀，卖的明明是歌舞票，怎么改话剧了？”

后台，赵航宇一边点着手里寥寥无几的钞票，一边对主持人破口大骂股东们：

“这帮小人，把咱们当叫花子打发了。你信不信，我在世界随便哪个国家办一场打外国人的节目都不会混这么惨。”

“咱们今儿这会的议程上有毛病。”主持人恭敬地含笑说，“应该上来就放录相，借着那劲儿就砍钱的事。而且你也太老实了，告诉他们大梦拳传人找着了又怎么啦？”